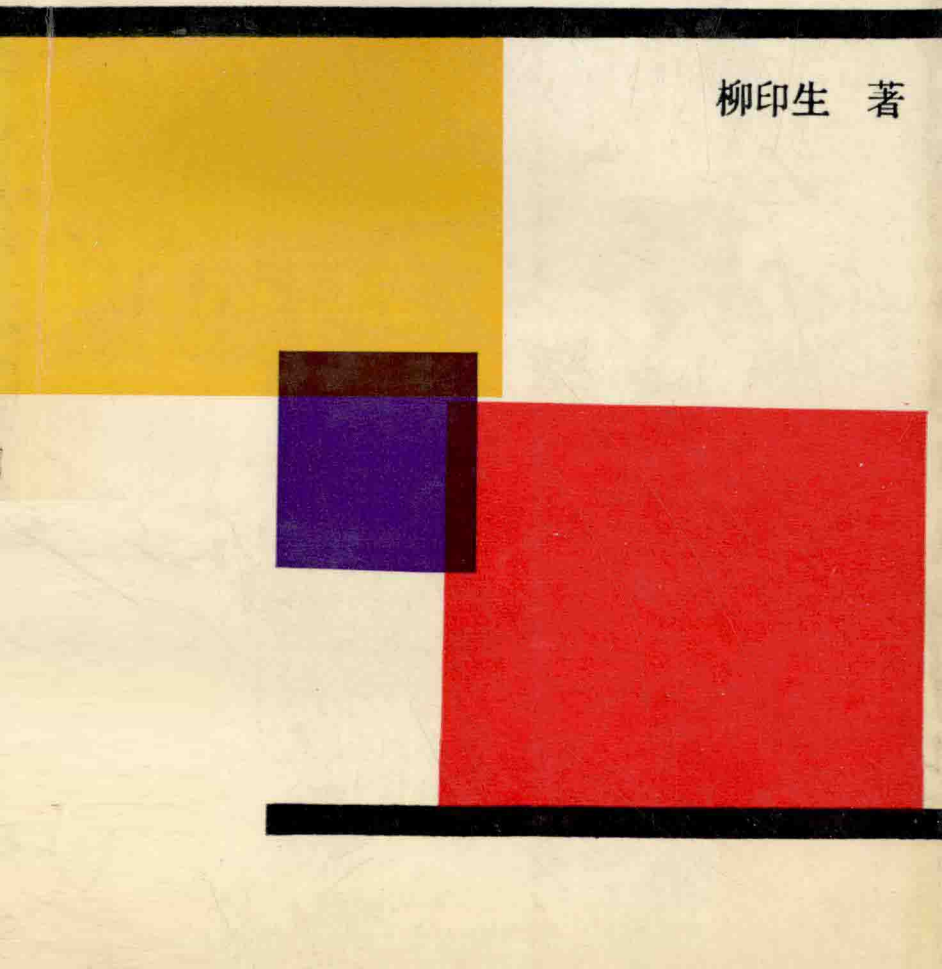


语文教学中的 辩证艺术

柳印生 著



柳印生 著



语文教学的辩证艺术

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3号

语文教学的辩证艺术

柳印生 著

责任编辑 王许林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宁县印刷厂
(江宁县二街西路15号，邮政编码：2111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25,8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5343—1573—5

G·1391

定价：1.90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顾 黄 初

有人问：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柳印生究竟“特”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一句话：在他的教学活动中，总能让人强烈感受到辩证思维的魅力。

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我刚与印生相识，就读过他搁置在案头的一摞《教学手记》。这些《手记》，每则数百字、千余字，记的都是他教课、改作业的点滴体会，其中记载着他成功时的喜悦、受挫后的反思、对比中的发现、钻研下的顿悟。就在这一则则精致而生动的手记中，我突然发觉，这个当时从教还不到十年的年轻人，正在用辩证法来思考着他面临的一切，因此他所想的似乎都比别人要深刻些。我把自己的这种感觉跟他说了，他很高兴，仿佛遇到了知音，便谦虚地笑着说：“我这是学着用辩证法来思考问题，不过，说真的，现在我对辩证法还真有点着迷了。”好一个印生，好一个辩证法迷！他这一“迷”，竟就“迷”了二三十年；而且由于他这种“迷”，使受教于他的一届届学生也深受影响。人们称赞印生的教学“品位高”，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就是因为在他的教学中，辩证思维显示出了特有的魅力。

一个语文教师，他要研究的对象广泛而复杂，但从基本方面来看，不外乎两个领域：一个是属于教学内容的；一个是属于教学过程和方法的。这两个领域，分开来看，各有丰

富的内容；合起来看，彼此又紧密联系。一个语文教师，终其一生，无非就是在这两个领域里面知困、解惑；寻觅、发现；接收、倾吐；在实践中逐步深化认识，提高素养，不断地用自己之“所得”来供学生之“所需”，如此而已，其所经历的种种，大致都一样。但要判别高明与平庸，却全在乎一个“思”字。即高明者往往肯思、多思；平庸者总是不肯思，更不肯多思。君不见语文教师千千万，终日里上课、改作业，忙得像陀螺，而真正能永不满足、日有所进者，为数总不是很多，究其原因，“教而不思”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对于一个语文教师来说，教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学的过程，所以“教而不思”同样也不可能清醒、通达，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不过，思也有善与不善之别。善思者，运思的方法对头；不善思者，运思方法有误。遍察教坛，这类实例不胜枚举。而所谓运思方法对不对头，重要标志就是看执教者能不能正确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有没有自觉地运用他的辩证思维。印生是个善思者，他无论是在教学内容的领域里，还是在教学过程和方法的领域里，总是不停歇地在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显微镜”来观照一切，并随时有新的发现和新的顿悟，从而使他的教学活动不断有新的开拓。

近年来，印生常有宏文短论在国内一些报刊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只要我听说的，总要找来细细研读。读后的印象是：他还是一个辩证法迷；而且这种“迷”，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已“今非昔比”。读了他的文章，总让人感到开窍；感到如口嚼青果，余味不尽；感到如见庖丁解牛，处处显得游刃有余。我早先曾经说过，做印

生的学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从老师那里不仅学会了听说读写，更学会了运用辩证思维。现在我要补充一句，读印生的文章也是大有益的，因为在他的笔下很少框定什么“规矩”，却处处在教人以“巧”。

前年，印生与人合作编写出版过一本书，题名《中学语文艺术赏析》，用辩证思维对教科书中的文艺性课文作艺术的、辩证的分析。这是他在教学内容领域驾驭辩证法进行思考和探索的成果。现在他又完成了第二部书稿，题名《语文教学的辩证艺术》。从其中收集的论文看，多数是随笔式的短论，通过各种典型教例的剖析，来阐明辩证思维在语文教学中的具体运用。这部书，可以看作是他在教学过程和方法领域里驾驭辩证法进行思考和探索的成果。

读印生最近结集的这部书稿，我不能不联想起二十多年前曾经读过的他那一摞《教学手记》。如果说如今这部书稿是红花绿叶，那么当年的成百上千篇教学手记应当是新根嫩芽；有了这么些根和芽，才能发育滋生出这么鲜艳的花和叶。集中目标，执着追求，勤学好思，不懈攀登，这是一切成功者的生活轨迹。敢问印生，这里是不是也蕴含着人生的某种辩证法？

是为序。

1992年3月29日于扬州师院教科所

目 录

| | |
|-----------------|-----------|
| 序 | 顾黄初 (1) |
| “内核”找到了没有 | (1) |
| 得鱼不可忘筌 | (4) |
| 看准每篇课文的方位 | (7) |
| 擦窗·明目·登山 | (10) |
| 根据“文眼”设计“课眼” | (13) |
| 从果到因 反推全文 | (17) |
| 志在新奇无定则 | (20) |
| 留心以轻运重的词语 | (23) |
| 两种教法 两种效果 | (26) |
| 以思导读 以读喻文 | (30) |
| 不要过火的表演 | (36) |
| 此时有声胜无声 | (39) |
| 培养学生的幽默感 | (41) |
| 鼓励学生唱一点“反调” | (45) |
| 八面胜景向我来 | (47) |
| 在自然学科教学中训练语言 | (50) |
| 引导学生吸收自然科学方面的词汇 | (54) |
| 俯拾皆是 四通八达 | (56) |
| 改变一下“众咻”的环境 | (60) |
| 创设愤悱的情境 | (63) |

| | |
|-----------------------|-------|
| 用两分法剖析事理····· | (66) |
| 引导学生去陈言立新意····· | (70) |
| 作文——思维的体操····· | (73) |
| 提高学生的辩证分析能力····· | (78) |
| 不致走入泥古诿古的歪路····· | (98) |
| 有比较才能鉴别····· | (101) |
| 砍柴练就握刀工····· | (104) |
| 让自身素质相互渗透与促进····· | (107) |
| 不妨教一点自己的作品····· | (111) |
| 范英雄形象铭刻在学生的心上····· | (114) |
| 让文分析举隅····· | (126) |
| 《文与理》的辩证思路····· | (126) |
| 《论“热”》的辩证思路····· | (133) |
| 课堂教学辩证艺术实例····· | (140) |
| 从“悬念”到“释念”····· | (140) |
| ——由《孔乙己》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 |
| “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 | (149) |
| ——由《荔枝蜜》引导学生质疑、释疑 | |
| “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 | (159) |
| ——由《澜沧江边的蝴蝶会》引导学生自读课文 | |
| “思之困则学必勤”····· | (168) |
| ——由《崇高的理想》引导学生在写中读 | |
| 附录 ····· | (179) |
| “哲学——我的精神家园”····· | (179) |
| ——访特级教师柳印生 | |
| 后记 ····· | (185) |

“内核”找到了没有？

我国的语文教学也和其它领域一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教学口号。

“文革”前，强调阅读教学要“讲深讲透”，作文教学要“精批细改”。于是，不管是文言文，还是语体文，都要逐字逐句讲解，反复推敲、分析、辨微；不管是语言训练，还是篇章训练，都要逐字逐句作修改，逐章逐节写评语。

“强聒反滋其惑”，烦琐的讲解、分析、批改，反而抑制了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教学效果不能尽如人意。于是，这两种做法受到了批判。

“文革”期间，强调语文教学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文科教学要“突出阶级斗争”、“以社会为工厂”。于是，丢开了语言因素，牵强附会，联系实际，搞外加的思想分析，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学生下工厂，到农村，搞调查，写报告，丢开了基本的、扎实的语言与思维的训练，语文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于是，作为拨乱反正的内容，这两种做法都被抛弃。

和世间其它事物的相互关系一样，谬误与真理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真理之中包含着谬误，谬误之中同样蕴藏着真理。每篇文章都讲深讲透，每篇习作都精批细改，不仅没有可能，而且没有必要。但在一个单元或一册

语文教材中，可以将重点文章或重点段落细嚼慢咽；批改全班学生作文，可以将部分学生的习作精批细改，批改一个学生全学期的习作，可以将其中一篇或一段文章精雕细刻。这些做法，不仅很有可能，而且大有必要。至少说，这样示以范例，让学生由例及类，触类旁通，效果肯定比过去那种教范文轻描淡写、改习作浮光掠影好得多。

脱离语言因素，搞空洞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苍白无力的，效果不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让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语言与思维训练中去，伴随着语言与思维训练一道进行，远比孤立进行语言训练的效果好得多，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以社会为工厂，整天搞调查研究，写调查报告，这一点不足取，已被实践所证明。但把学生从课堂这一“象牙之塔”，引上“十字街头”，让他们学会观察和思考，以开阔他们的视野，开拓他们的思路，这一点正切中了当前语文教学天地狭小的时弊。

即使象旧时代的八股文训练，也不是一无是处。过分的讲求程式，束缚学生的思想，容易助长言之无物、陈词滥调之风，这些必须批判和剔除。但是，给初学写作者一个基本的程式，让他们掌握写文章的基本步骤和基本方式，这样可以缩短作文训练的时间，提高作文训练的效率，这一点就足可借鉴。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反杜林论》）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者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殊不知事物的本来面目是：“是”中有“不是”，“不是”中也有“是”。“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反杜林论》），大千世界，事事物物，没有一个

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但同时拯救出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抛弃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同时又吸收了他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的诞生，是既批判又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伟大创造。我们切不可因为要倒澡盆里的水，连同坐在澡盆里的小孩一齐倒掉。

一个新的、科学的语文教育思想的诞生，一种新的、科学的语文教学方法的问世，都必须在批判地吸收、继承前人或同时代人语文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对于传统的，还是当代的，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我们在学习它、接收它的过程中，就得不断地自思、自问：“内核”找到了没有？而要真正寻得“内核”，只有用辩证的方法方可奏效。

得鱼不可忘筌

《庄子·外物》篇中有这样一段话：“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按照庄周的观点，言只是筌和蹄，而意则是鱼和兔，目的在“得意”，而“得意”必须“忘言”。

清初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这里的“舍筏登岸”与庄周的“得鱼忘筌”是一样的。“筌”是捕鱼的工具，“筏”是渡河的工具。捕鱼和渡河到彼岸是目的。捕到鱼，过了河，“筌”和“筏”就可以丢掉，工具并不是重要的。

“言为意筌，得意忘言”，中国古代，从庄子到王士禛，这成了美学的和文艺创作的理论基础之一。可是，真理不可能永恒，也很难绝对，在语文教学范畴内，得鱼却不可忘筌，登岸亦不可舍筏。理由可一言以蔽之：语文是工具学科。掌握语言文字这一工具，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语文教学根本的目的。

在语文教学中，得意忘言的现象确实存在。只注重思想内容的领会，忽略了语言文字的领悟，就是一例。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达到领会思想内容的要求，教师往往就此而半途自画。因而，思想内容的领会，固然不会深刻，语言文字

的领悟，更是浅尝辄止，功亏于起步。更有甚者，有人把生字、新词、难句作为语言文字的障碍，加以扫除便了事。这更是从根本上背离了语文教学的宗旨。

语文教学自有它的特殊性。作为工具的“筌”和“筏”，不仅不可丢弃，而且要反复运用，方可达到熟练掌握和驾驭的目的。教读了生字，解释了新词，分析了难句，讲解了语言文字知识，以为语文教学的“终点”已达，殊不知，作为工具的语言文字，理解了还远远不够，还须通过反复练习，才能将知识转化为熟练的技能技巧，进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语文教学的课堂上，讲得多，练得少；而练习，又是零星无序的多，整体有序的少，大体都是因为对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认识不足。

有一位著名教育家曾经把传授知识与培养智能，比喻为给干粮与给猎枪。他认为，给干粮，学生只能充一时之饥，济一时之需，而给猎枪，则可以解决一辈子至少一段较长时间的生活需求。猎枪是一种工具。工具不仅不可丢，而且要一辈子驾驭它。语文教学以至各科教学，皆不可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应该着眼于长远利益，把一辈子管用的“工具”交给学生，让他们反复运用，练成技能，养成习惯，受益终生。

吕叔湘先生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的序言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而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过去语文教学的成绩不好，主要是由于对这两点认识不清。”吕叔湘先生

这一番话，道出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也揭示了当前语文教学的症结。工具学科的性质，培养习惯的任务，都决定了语言文字必须反复历练，岂可“得鱼忘筌”、“舍筏登岸”；半途自画？只有练好握筌、驾筏的工夫，得鱼、登岸方可取得自由。

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特定任务、本质规律决定了：语文课应该上成语言与思维的训练课，语文课本应该成为语言与思维的“练习册”。

看准每篇课文的方位

一位语文老师要举行《景泰蓝的制作》的公开教学。课文的“预习提示”、“思考和练习”，曾明确了本课两点教学要求：一是理解按制作过程的先后顺序进行详略得当的说明；二是学习综合运用多种说明的方法。那么，怎样在有限的一两个课时内达到这两点教学要求？是靠教师讲授，还是让学生练习？参加研究的同志意见不尽一致；讲又该怎样讲，练又该如何练？大家的看法也有分歧。

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景泰蓝的制作》在高初中十二册语文课本说明文体系中，处于什么方位？我和执教者、研究者一道回顾了高初中十二册语文课本说明文的分布情况。《景泰蓝的制作》在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说明文单元的第一篇。学生在学习本课之前，初中三年已学过八个单元四十余篇说明文、三篇说明文知识短文，有关说明能力的写作训练也已进行过八次。本篇有关的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学生在初中阶段不仅学习过，而且训练过。在此基础上，学生在高中阶段还要学习十几篇说明文、三篇说明文知识短文，进行有关说明文的阅读与写作训练多次；本篇说明顺序和方法方面的特点，在以后的有关课文与知识短文的学习中还将得到巩固，在以后的读写训练中还要反复体验。至于详略得当的方法，学生在各类文体中都有接触，屡见不鲜，更可以略而不

教。

鸟瞰了高初中说明文知识点与训练点的分布，执教者教学《景泰蓝的制作》，没有作倾盆大雨式的讲解，也没有做支离破碎的剖析，而是引导学生重温与课文有关的旧知识，并要求学生在温故的基础上，独立分析景泰蓝制作的顺序和作者综合运用多种说明方法的技巧。课堂上，教者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有趣。

叶圣陶先生将语文教材比做“例子”和“样品”，这是抓住了语文教材的本质特征。语文课本不同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课本，没有逐章逐节的明显的知识系统。再加上选做语文教材的文章典范性强，可供学习的方面多，因而给语文教师确定教学要求，规定教学内容，乃至安排教学环节，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如本课所涉及的说明方法打比方，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从小学低年级讲到高中三年级，历时十年以上，重复百次之多，仍在原地踏步，学生所得甚微。找准每一篇课文在全册乃至全套语文教材中所处的方位，明确它在同类教材中所承担的训练任务，有助于改变这种混沌无序、收效低微的状况。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整体的功能和效益，是认识和解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立足整体，总揽全局，才能认识各个部分的价值，处理好局部性问题。《景泰蓝的制作》，作为一篇典范课文，它只承担提高中学生说明能力总体设计中的一部分的任务，即使完成这一部分的任务，也不只是由该文全部承担，它还得和其它同类课文共同分步完成。一篇课文好比是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投下一着好棋子，只有总揽中学阶段说明文全局的任务，才能教授

好每一篇说明文，完成好每次说明能力训练的任务。其它文体的教学亦然。

记不清是哪一位教育家打了一个恰当的比方：“接知如接枝”。接受知识如同嫁接枝条一样，新接上的枝条，是在充分运用原有树木的树根、树干、树枝的基础之上。学生学习新知识，训练新技能，亦同此理。应该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准所学范文或知识、技能所处的方位。瞻前顾后，则可温故知新；左顾右盼，则能左右逢源。《景泰蓝的制作》学生学得轻松而有效，这是因为看准了它所处的方位，充分运用了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学生已学的和将学的知识和技能。

六十年代初，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提出了课堂教学的十六字“规则”：练字着眼，温字着眼，运用旧知，点出新知。着眼于练习与温旧，新知识就不需要“倒出”、“泼出”，而只是“点出”而已。这里的“点”，是点拨、点化，是画龙点睛，甚至点石成金。“在我看来，教给学生能借助已有的知识去获取知识，这是最高的教学技巧之所在。我在听课和分析课的时候，正是根据学生脑力劳动的这一特征，来给教师的教育技巧下结论的。”苏联当代著名教育家瓦·阿·苏霍姆林斯基把温故知新看成是“最高的教学技巧”，可见它的意义非同一般。

应该把熟悉一个阶段乃至中小学全套语文教材，看成是语文教师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建设，一项意义十分深远的“奠基工程”。